

# 卡塔爾和世界杯,兩場遊戲一場夢



金色的沙漠中，一群富有活力的年輕人正在踢球，遠處的摩登高樓若隱若現。他們有着不同的膚色、身着不同民族的服裝。篝火燃起的時候，大家歡唱、起舞……

這是卡塔爾世界杯主題曲《Hayya Hayya》MV中呈現的畫面。“Hayya Hayya”的英譯名為“Better Together”——“最好在一起”。它不僅代表了世界杯希望傳遞給人們的精神：奮進、樂觀；也折射了卡塔爾希望傳遞給世界的形象：開放與包容——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宗教與世俗在這裡交匯，儘管這份希望並不總能實現。

當地時間11月20日下午，卡塔爾世界杯在多哈拉開帷幕。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可能是全球最重要、最盛大的體育賽事。它不只關於足球，也關於情感、生活、民族、國家、權力。世界杯是一個舞臺，讓一個國家得以向世界展示自己；也是一個顯微鏡，關於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好的壞的，都會因此被聚焦、凝視和放大。

在許多個層面上，卡塔爾世界杯都創下了“第一次”：這是第一次由阿拉伯國家主辦的世界杯；也是第一次在冬季舉行的世界杯；國際足聯甚至還承諾，這將是第一次碳中和的世界杯。

人們開始對這個中東國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好奇。它是個“小國”，面積很小，僅有1.1萬平方公里，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天津市，人口僅280萬。但它又是個“大國”，它油氣資源豐富，擁有界上第三大已探明的天然氣儲備，是第二大天然氣出口國；它地緣位置重要，是西方在中東地區最忠實的盟友，擁有現代化的軍事基地，在多場重要戰爭與國際調停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它的公民擁有全球最高的平均收入，他們無需納稅，便可享受免費的醫保和教育。

不過，公民只佔卡塔爾總人口的10%，其他90%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則並沒有這些福利。據媒體報道，有數萬名外籍勞工參與了世界杯相關設施的建設，但由於缺乏勞工保護、天氣炎熱等，至少有6500名外籍勞工死亡。隨着世界杯拉開帷幕，這些圍繞着卡塔爾的爭議又被推到台前。

卡塔爾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它是如何成爲今天世界所見的那樣？並非傳統足球強國，卡塔爾，何以成爲第一個舉辦世界杯的中東國家？一個經歷了高速發展的石油國家，在寄望於通過體育打造大國形象的路上，遇到了那些挑戰：舉辦世界杯又將如何改變卡塔爾？

## 一、意外：發現石油財富

卡塔爾是位於波斯灣西北岸的獨立酋長國，僅與沙特阿拉伯接壤。歷史上，該地區是伊斯蘭教哈里發的屬地，19世紀以來由薩尼王朝(Al Thani)統治，以漁業和珍珠業而聞名。上世紀中期在波斯灣發現的油氣資源，徹底改變了卡塔爾的命運。

20世紀30年代，當波斯灣及其周邊還是一片不毛之地的時候，兩名美國地質學家來到這裡探險。當地土著爲貝都因人(Bedouin)，他們居住在沙漠中，靠土地與海洋生活。在貝都因嚮導的帶領下，美國人發現了沙漠里的大量石油，最大的油田位於剛成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國內。石油把這些由部落統治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個液體黃金的寶庫，帶來了無法想象的財富。

卡塔爾發現石油的時間相對較晚，大約在20世紀40年代末。當時，卡塔爾是大英帝國的一個“保護國”。爲了更好地殖民印度，英帝國決定在中東地區開發一些國家作爲中轉點。而這些中東小國則通過出讓本國外交內政的部分發言權，向英國換取正式保護的協議。

二戰之後，尤其是在1947年印度取得獨立以後，英國變成了一個破碎的帝國，不能再爲其殖民野心提供資源。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殖民運動亦加速了帝國的瓦解。到了20世紀60年代，英國不得不接受科威特的獨立宣言，並宣佈放棄在政治上對波斯灣的控制。

對卡塔爾來說最重要的變化也正是發生在此時：1971年，這裡發現了巨大的天然氣儲備。卡塔爾與伊朗隔波斯灣相望，這一片水域的下方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儲備“北方-南帕斯”天然氣田。同一年，卡塔爾宣佈獨立。

波斯灣油氣資源的發現不只顛覆了波斯灣地區的生活，也改變了世界。僅沙特阿拉伯、伊朗和科威特這三國就佔全球一半以上的探明石油儲備。這個新發現的寶藏將海灣國家置于全球政治的中心，給予了他們前所未有的權力，也爲更多的衝突埋下伏筆。

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試圖控制油田，引發了一場持續十年的血戰。與此同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地緣政治鬥爭也在暗中揭開序幕，沒有任何中東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卡塔爾也不例外。

沙特是卡塔爾唯一陸地接壤的鄰國。執掌卡塔爾的薩尼家族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內陸地區，而沙特阿拉伯的執政者薩德家族也來自那里。他們分享了類似的遜尼派保守價值觀：對教義的嚴格執行、限制女性權利；堅定地批評伊朗與以色列。

卡塔爾在其外交政策上也一直遵從沙特的路線。1981年，兩國還攜手其他四國共同發起了海灣合作委員會，迄今爲止它仍然海灣地區最主要的政治經濟組織。

與沙特的親密關係雖然爲卡塔爾帶來了堅固的盟友，卻也滋生了不滿，埋下了變革的火

種。

## 二、變革：走出沙特陰影

“在這輛車的方向盤上，有一個人兩個世界之間掙扎。他是一個阿拉伯酋長，出生在一個古老的阿拉伯，即將死在一個新的阿拉伯。”

作家詹姆斯·蒙塔格(JAMES MONTAGUE)這樣描述上世紀90年代的卡塔爾政壇。他著有《戰區的足球》(When Friday Comes: Football in the War Zone)一書，講述了足球在海灣地區崛起的故事。

上世紀90年代初的卡塔爾時常被捲入區域性的武裝鬥爭里，這種地緣政治現實讓身處其中的卡塔爾人感到厭倦，其中就包括國王的長子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1995年，他趁父親在國外度假的機會，發動了一次不流血的宮廷政變，並接替了父親的位置，成爲了卡塔爾的新國王(“埃米爾”)。

在哈馬德·本·哈利法的帶領下，卡塔爾才開始擺脫沙特的陰影，走上建立自己國家身份的道路。

他開始健全國家機構，加大對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投入，以國際標準在卡塔爾建立了大學。他還公開談論普選。在他的治下，卡塔爾成爲阿拉伯半島上第一個允許婦女與男子一起投票的國家。

他斥資10億美元建造烏代德空軍基地——9-11事件之後，該基地成爲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中央指揮部。他希望用巨額的油氣收入讓卡塔爾實現現代化，提陞國際影響力，讓卡塔爾擁有更多可能性，而不僅僅是一個擁有石油和天然氣的地方。

哈馬德·本·哈利法的另一項創舉，是於1996年主導成立了半島電視台。這是全球第一個24/7的阿拉伯語衛星新聞頻道，不僅在中東，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播出。

在許多阿拉伯人的成長過程中，半島電視台可能是他們唯一信任的新聞平台。它對該地區的新聞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有時令人驚訝的視角——比如，甚至有過一些節目公開辯論伊斯蘭教的道德和宗教問題。

半島電視台也引發了不少爭議，特別是來自沙特阿拉伯的批評。它不滿卡塔爾走上了一條獨立於自己的新道路，譴責該電視台是卡塔爾的宣傳品。但半島電視台影響力沒有止於此，它擴展出了英語頻道，並成爲全球領先的國際新聞機構，而不止於阿拉伯世界。美國人不會忘記，在9-11發生之後，是這間電視台獨家發佈了對本·拉登的採訪視頻。

半島電視台的成功或許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卡塔爾不怯於採取大膽的、創新的行動，來擴展其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

## 三、夢想：舉辦世界杯

對於一個經歷了高速發展的國家來說，要想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更亮眼的目光，體育可能是一條捷徑。因爲“世界上沒有比足球更大的廣告牌”。成爲一個足球強國，可以幫助其獲得巨大的文化影響力甚至是政治權力。

2005年11月，國王哈馬德·本·哈利法宣佈成立“渴望學院”(Aspire Academy)。根據他的說法，“渴望學院”的目標是篩選和培養年輕運動員，建立卡塔爾國家足球隊的形象。他的團隊邀請了數百位國際記者前來採訪。許多記者至今記得，是在那場典禮上，兩位時代球王——馬拉多納與貝利——罕見地同台出席。

事後人們才知道，這可能正是卡塔爾要贏得世界杯主辦權計劃的一部分。

那時，關於“誰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球員”的爭論很激烈。很難想象能看到他們倆同時出現在發佈會上，握手、拍照。但卡塔爾讓他們做到了。說不清是足球的力量還是卡塔爾開出的高額報酬，把他們同時帶到了那里。

哈馬德·本·哈利法那時就有一個夢想，卡塔爾要舉辦世界杯。對一個在沙漠中剛剛興起的小國來說，這幾乎不可能。更何况，卡塔爾也並非傳統的足球強國。2006年，卡塔爾隊沒有獲得世界杯的參賽資格。卡塔爾申辦了2016年和2020年夏季奧運會，但兩次都遭遇了拒絕。它的雄心壯志與現實有很大差距。

但哈馬德·本·哈利法沒有放棄。“渴望學院”從一開始就是用來服務於申辦世界杯的夢想的，儘管人們可能很晚才意識到這一點。

2010年，來自國際足聯執行委員會的22人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而在投票之前，“渴望學院”剛好在世界各地設立了一批項目。

卡塔爾官方的說法稱，“渴望學院”作爲一個體育學院，希望能做一個足球領域的人道主義項目，把非洲、亞洲、南美洲、中美洲的兒童在年輕時就帶到卡塔爾接受訓練、獲得教育和食物，並發展成爲職業球員。

不過，媒體事後發現，這些學院幾乎都是在剛好有世界杯投票權的國家建立的。批評者稱，卡塔爾通過該學院間接“購買”了2022年世界杯的主辦權。但這些說法被卡塔爾否認。公開資料

顯示，爲了舉辦這次世界杯，卡塔爾至少花費了2000億美元，用於贏得競標、建造體育場和基礎設施。

申辦世界杯的另一個挑戰來自天氣。當時申辦的候選國家里，有澳大利亞、日本、卡塔爾、韓國和美國。而卡塔爾是唯一一個被國際足聯標記爲高風險的國家——因爲沙漠高溫的原因。

爲此，卡塔爾絞盡腦汁地尋找降溫的方法，甚至計劃修建一個全空調場地——哈利法國際體育場(The Khalifa International Stadium)。同時爲了可持續發展的考慮，他們將以一種可循環的方式建造它：這些大規模的空調體育場館將是可摺疊、可拆卸的。

賽後，這些零部件將被運到非洲國家，在那里進行重建。這些冷卻技術或將改變非洲國家的足球觀看方式。最終，世界杯有史以來第一次被移至11月。

最後一件可能使天平向卡塔爾傾斜的事情是，時任國際足聯主席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多年來的一個夢想：贏得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第一次，世界杯在阿拉伯世界舉辦，這可能是一個希望與變革的象徵，可以爲該地區帶來和平、理解、繁榮。人們會走到一起，通過足球，通過世界杯。布拉特或許曾在心里告訴自己，要成爲那

個第一次授予中東國家主辦權的足聯主席。

不管路上有多坎坷，哈馬德·本·哈利法實現了他的夢想。2010年12月，國際足聯宣佈，卡塔爾贏下了2022年世界杯的主辦權。但更大的風雨似乎才剛剛到來。

## 四、轉折：遭遇阿拉伯之春

就在卡塔爾獲得世界杯舉辦權的時候，震驚全球的“阿拉伯之春”開始了。突尼斯的槍聲將整個阿拉伯世界都迅速推入一個非和平時期。曾被寄予厚望中東國家的卡塔爾突然發現，幾乎在每一個場景中，它都與鄰居站在了對立面上。

當中東和北非出現了支持民主、回擊政治腐敗和不平等的抗議活動時，卡塔爾卻異常平靜。某種程度上其實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儘管有着極其現代化的城市與產業，卡塔爾的底色里仍然是一個部落。

幕後的故事則更爲複雜。在哈馬德·本·哈利法擔任國王期間，他對卡塔爾的國際角色重新作出了定位：卡塔爾要做該地區的“hakim”，在阿拉伯語中意爲法官或裁判員。卡塔爾將自己變成了該地區調解的首選之地——它接待了塔利班官員和來自加沙的哈馬斯領導人，它還安排了美國官員與塔利班之間的會談。

“阿拉伯之春”期間，這些界限變得更加模糊。在埃及，卡塔爾支持穆爾西的新政府，該政府隸屬於穆斯林兄弟會。阿聯酋和沙特則認爲穆爾西兄弟會是一種存在的威脅。在敘利亞，卡塔爾也與鄰國支持了不同的團體。批評認爲，卡塔爾甚至資助了被認爲是恐怖組織的“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分支“努斯拉陣線”。

卡塔爾爭辯說，其支持的團體只是一些有自己政治傾向的團體，它們內部很複雜，但絕不是恐怖組織。但這是阿拉伯之春里常見的“卡塔爾式”尷尬，他們經常發現自己處於同一個戰場的兩邊。

卡塔爾能夠採取這種四面出擊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它處於美國的保護傘之下。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卡塔爾就允許西方國家的軍隊駐紮在卡塔爾。後來又斥巨資建造了烏代德空軍基地。

9-11事件之後，這裡成爲了美國在中東的中央指揮點。2002年，時任美國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在其中東之行時到訪了該基地，使其變得衆所周知。

2003年，美軍將其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揮部遷至烏代德，並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開展空中行動，包括2021年喀布爾疏散期間也在發揮作用。今天這裡仍有大約8000名美國軍隊。

2017年，卡塔爾經歷了著名的“斷交風波”。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聯酋、埃及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宣佈要與卡塔爾切斷外交關係，因其“支持恐怖主義”。海灣鄰國切斷了卡塔爾的海上和空域通道。沙特阿拉伯關閉了卡塔爾唯一的陸路通道，停止了包括食品在內的進口。

這是卡塔爾與沙特之間自1995年開始的緊張局勢的高潮。但卡塔爾仍在緊緊抓住其舉辦世界杯的夢想。一方面，國際足聯受到強烈的國際壓力，特別是來自參與禁運的阿拉伯國家的壓力，要求將世界杯從卡塔爾撤出。另一方面，時間在流逝，被禁運之後場館建設無法動工，他們必須爭分奪秒爲世界杯尋找建築材料。

三年半之後，在美國與科威特的斡旋之下，卡塔爾與斷交的鄰國終於達成了一項協議，恢復往來。但卡塔爾和其鄰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存在。

## 五、爭議：外籍勞工之殇

要呈現一屆優質的世界杯，除了建築材料，卡塔爾還需要人。

卡塔爾是一個僅有30萬本國公民的小國，90%都是外籍人口。隨着天然氣田在1970年代的發現，卡塔爾開始大量從國外引進勞動力投入能源行業。這成爲卡塔爾社會里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存在着一種顯而易見的經濟隔離(economic apartheid)。

從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引進廉價勞動力是一種慣常的做法。在中東，主要由一個叫做“卡法拉”(kafala)的制度來支持。卡法拉是海灣和周邊地區的一種系統，它幫助輸送廉價的移民勞動力。這是卡塔爾及其鄰國能夠從沙漠中未開發的地方迅速成長爲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關鍵。如果沒有這些外籍工人，這些國家就不可能建造出他們今天的城市。

從表面上看，這是許多國家都做過的事情。但是，隨着卡塔爾贏得世界杯，全球關注的焦點照亮了卡法拉系統的極端程度。

世界會驚訝地看到，工人在極其可怕的條件下工作，不少人自願自願。去採訪過的記者將他們稱爲“契約型奴隸”。雇主基本上對雇員採取監護措施。勞工的簽證、居住權，在這個國家工作和經營的許可，甚至是租房、開銀行賬戶都與雇主有關。而且它已經成熟到可以濫用。

來自南亞和非洲的工人條件最艱苦，往往技術門檻也較低，他們主要從事建築或家政工作。雇主經常在工人到達該國時奪走他們的護照，並改變雇用條件。一個記者描述他所看到的狀況：來自印度、尼泊爾、索馬里、菲律賓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擠在擁擠的公司宿舍里生活。

“你沒有機會成爲一個公民。你被關在遠離其他人的營地里，使你無法真正與其他 humans 混合”。另有勞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與125名工人被困在了這里，“我們是囚犯。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收到任何工資了，也不能寄錢回家”。

數據顯示，自從卡塔爾獲得世界杯主辦權以來，已經有至少超過6500名外國工人在卡塔爾死亡。缺乏基本的勞工保護、極端高溫可能都是其中的因素。

不過，由於卡法拉系統在海灣地區已經建立多年，一些生活在卡塔爾的人對媒體的這種反應感到措手不及。很多批評來自西方國家，但這些國家多年來一直與卡塔爾和其他海灣國家做生意而沒有發出警報。辯護者稱，這很虛偽，每屆世界杯的申辦過程都有它的骯髒之處。在2010年卡塔爾申辦成功時，沒有人對人權問題提出異議，如今卻成爲了所有圍繞着世界杯的爭議的核心。

自2013年起就不時有勞工組織就卡塔爾的勞工問題提出抗議。例如，國際工會聯合會指出了卡法拉的問題所在，並向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了投訴，而卡塔爾也做出了回應。

卡塔爾慢慢意識到，這些爭議對他們的聲譽造成了太大的損害，被迫進行改革。在隨後的幾年里，卡塔爾試圖安撫其批評者，從2014年開始實行改革，給與外籍勞工更高的工資，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甚至包括對不遵守規則的雇主進行懲罰。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最終宣佈，這些改革基本上結束了卡塔爾的卡法拉制度。但仍有不少勞工機構堅持認爲，卡塔爾的勞工虐待仍在繼續。

## 六、尾聲：一切值得嗎？

再回到文章最開始的那首主題曲。卡塔爾想要通過世界杯來構建的，是開闊的、包容的、現代的形象，但申辦成功以來的種種波折，似乎已經超出了它所能控制的範圍。

在過去12年里，面對許多困難，卡塔爾一直堅持申辦，而人們仍然很容易懷疑，主辦世界杯是否真的值得這一切。

“在某種程度上，我幾乎爲卡塔爾感到遺憾。”《戰區的足球》一書的作者蒙塔格表示，“你知道嗎？他們有這樣一個瘋狂的夢想，就一直在追求它。但它並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他們的名字被拖進了泥潭。他們已經陷得很深，無法自拔。”

在開幕式前，圍繞卡塔爾的爭議仍在繼續。卡塔爾堅稱，歡迎所有人到該國參加世界杯，不存在歧視。而一些環境和人權活動家說，改革還不夠深入，並呼籲抵制世界杯。

親身授予了卡塔爾這屆世界杯主辦權的前國際足聯主席塞普·布拉特也在2015年辭了職。當時國際足聯受到猛烈抨擊，批評家認爲其內部過於腐敗。他曾將足球視爲團結世界的一種方式，將卡塔爾視爲擴大足球在全球影響力的一種方式。但就在最近，布拉特表示，選擇卡塔爾可能是一個錯誤。

“這是一個太小的國家”，布拉特補充說，“足球和世界杯對它來說太大了。”

